

匆匆那年

◎ 刘明礼

1981年,我高考落第。望子成龙的父亲心有不甘,为我联系好了复读的学校。可我却是一坨“扶不上墙的烂泥”,无论如何进入不了学习状态,读了一个来月就擅自退学。父亲盛怒之下摔了手里的饭碗,最终也只能一声长叹: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,由他去吧!

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,人们头脑中渐渐有了商品经济意识,乡村集市热闹起来,走村串乡的小商小贩也多了起来。我买了一杆秤、两只在自行车后架上挂的扁筐,做起了小买卖。每天早早赶到集上,把农民自产的瓜果蔬菜整筐罩下来,行话叫“搬堆”,然后加价零售。有时候在集上卖不完,就各村转悠吆喝着卖。卖了一段时间,我有些纳闷:一样的卖力吆喝,人家别的小贩不光卖出去的快,赚的钱也比我多出近一番。向一位同行取经,他诡秘地朝我一笑:卖东西,这称上的讲究可多啦……原来,他们挣的不光是差价!

坑人的买卖咱做不了,只能另辟蹊径。时值深秋,正是苹果、梨上市的时候。听说从果园里自己动手下果更便宜,我便

打起了果园的主意。那会儿还是“以粮为纲”,种果树的不多,离我们村最近的是8里地外的高山村果园。但这个果园只有苹果,而苹果价格偏高,一般老百姓舍不得买,属于“细货”,不好卖。再有就是20里之外的索庄果园了,那里有梨。

我蹬着“大水管”自行车,带上两个玉米饼子、一壶凉水去到果园。一问,包整棵或半棵8分钱一斤,要求“净树”。而市面上最好的梨只能卖到一毛五。刨去糟消,每斤也就挣两三分钱,利润不高。正要打退堂鼓,园老大一指被“净”过的树说,你可以要这些树落,一分钱一斤。所谓“树落”,就是别人歪梨时遗落在树上的,要么是没看到,要么是品相欠佳故意没摘,要么就是在树尖上够不着。我一盘算觉得挺合适,决定要这些树落,于是爬上梨树摘了起来,足足摘了两大筐,一口袋。一过磅,好家伙,220斤,比我的体重正好高出一倍。我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力气,搬起来装到车上。第二天我赶了30里外的留史集,半天卖光,赚了7块多钱。这是我第一次赚到这么多钱!要知道,那会在生产队干一天活,也就能挣3毛来钱。

这一年,我们那开始实行“联产承包费

责任制”。过秋后,我家分了近10亩地。我们家缺少劳动力,这么多年一直欠生产队的工分,因此分地时没分到一件像样的农具,大车小农、大牲口小牲口,那更是连想也别想。父亲自己动手,做了辆小拉车,而我则成了最主要的劳力。我光着脚,拉起小车往地里送粪,来回一路小跑,比邻家的毛驴跑得还快;我光着脊背独自拉车,肩膀勒出血印也不觉得疼;麦子耩完后,我又骑上车子收啤酒瓶、收柳条、收皮子,倒腾汽油……来年开春,又种了3亩瓜、2亩菜,晚上看园,白天外出卖瓜卖菜,做各路小买卖。

有人说,苦难是人生的老师。是的!这一年,我披星戴月,风雨兼程,既要打理地里的农活,又要跑出去做小生意,还养了一百多只兔子,买了台电磨替人磨面挣钱。肃宁本县,饶阳、蠡县、安平、博野、河间……足迹踏遍了周边的大小集镇、村村落落。我脸黑了、人壮了;我吃过亏、上过当,遇到过许多好人,也碰见过各种坏蛋;我吃了很多的苦,也感受到了生活的无穷乐趣;我增长了生活的阅历,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

这段经历,让我更加懂得了生活的艰辛,明白了成功的不易,从而激发出人生的激情,成为我受用一生的宝贵财富。



夏天里的故事

◎ 黄必胜

摄

又是一年中考季

◎ 吴嘉

岁月如流水,又是一年中考季。今年因为疫情,女儿在家多呆了一个月。中考高考也相应推迟。随着时间推迟,女儿的压力成倍递增,每天刷题到半夜还不肯睡。为了给她减压增加营养,我变着法给她换口味。看着女儿日渐消瘦的面容,我不由回想起自己当年的中考。

我的初中的母校是离家乡六七里远的烟阁中学。因离家远,我是住校生。每个周六下午放学,步行回家帮母亲做农活。周日下午,洗澡换上干净衣服,然后用军用书包背米、青菜返回学校。

学校位于烟阁乡政府对面的那个小山坡上,中间隔着一个很大很深的池塘。学校地势较高,周围村庄簇拥着学校鹤立鸡群,像一座孤岛,适合学习。校园内种满了各种树木和四季的花卉,空气清新,环境优美,校风也不错。那年我在初三(一)班,传说中的尖子班。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刷牙,等起床铃响,我已经在教室里读了半天书。晚自习毕业班比其他年级晚熄灯一小时。但超过十一点钟,学校会准时熄灯。

那时学校经常停电,特别是在干旱的夏季。班里每个同学都自备煤油灯。所谓的煤油灯,不过是用家里废弃的小瓶子自制。拿一个完好墨水瓶或其他什么瓶子,在瓶盖戳个小孔,把灯芯穿进去并卡住,往瓶里倒半瓶煤油,就是一个小煤油灯了。为了节省煤油,我总把灯芯掐得很小。有时窗外吹来一丝风,就能把坐在教室前排的我的灯吹得东倒西歪,甚而一晃不灭。风大一点就更无法看书了。我只好拿张废纸对折,挡在小煤油灯旁。那些就着煤油灯晚自习的时间几乎一星期会遇上一两次,有时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都没电来。第二天早上起床,手往鼻孔一挖,就能挖出一坨像煤炭一样的东西来。我们都是苦惯了的孩子,从来不觉得苦,累,脏。

那时候,我们的学习虽然相比初一初二要紧张,但根本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拼命刷题。我们只要自觉地

把老师讲过的知识点、疑点、重点该记忆,该背诵,该做做,该练练。不懂就问,不会多做就一定有把握考一所心仪的学校。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。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课代表。因此,我总是执著地把各科都努力学好。

每天天没亮,就起床,跟同铺的小伙伴一起摸黑到食堂下边的蓄水池刷牙洗脸,再回教室开灯读上一二个钟的书,早饭的铃声就响了。随着铃声,我们从教室涌出,三三两两地到食堂取自己的铝饭盒。铝饭盒放在食堂大厅的几个大架子上,远远看去,热气腾腾,烟雾弥漫,人头攒动。饭由学校厨工清晨四点钟左右开火蒸的。每个学生里的饭都上前一天洗好米打好水,放在大蒸架上放进去加水蒸。大家的菜大同小异,不是炒黄豆,就是萝卜干,要不炒鸡蛋,荷包蛋,很少有人带肉。有同学吃不惯干菜,多带一个饭盒或把缸,把黄豆和酱萝卜放进去加水蒸。大家你尝我的,我吃你的,贫苦的生活也有滋有味。那时候学校没自来水,学生们的食用水都是从位于食堂脚下的渠里舀来喝。后来学校考虑到卫生问题,建了两个过滤池,我们才不用在下雨天喝渠里浑浊的泥水。

考场设在离家乡一里远的龙源口中。龙源口中是当时南乡最大的一所初高中完校。我的愿望是考上这所高中,然后再上大学。

因为离家近,下午考完我就和好友兼同学小丽一起回家睡。母亲每天早上会为我俩每人煮一份双蛋黄面条,寓意我们每门考一百分。晚上为了不影响我们复习,她总带着弟妹早早上床。考完试后,我感觉浑身轻松。在家闷头大睡了一天。母亲虽然每天忙着做农活,也不会让我帮忙。我知道母亲的心愿,她希望能出人头的吧。

那天,我从学校拿回高中录取通知单给她看,母亲笑了,嘴都合不拢。吃晚饭的时候,母亲又往我碗里埋了一个鸡蛋。

乡村夏夜

◎ 寇俊杰

当夕阳收回最后一缕光辉,像一个蛋黄落进了山里后,气温尽管威力尚存,但已是强弩之末,命中注定是要渐渐凉爽的。鸟儿在树林里憋屈了大半天,这时可以乘着黄昏飞到村外觅食,落到河边喝水。绵羊这时也在主人的看护下,跑出圈门,在山坡上啃一会儿草,撒一会儿欢。村民带上农具,三五成群地走出家门,有到玉米地里锄草的,有到红薯地里翻秧的。今年风调雨顺,庄稼长得比往年都好,虽还没到收获季节,但丰收是十拿九稳的。你看,从村民们的脸上你可以看出来,每个人的脸都充满了笑意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了,晚风悄悄吹起来了,外出的动物开始回家了,劳作的村民走出田地了,一切向着安谧祥和的时刻进发。

晚饭虽然比不上中午的丰盛,但馍菜汤都有,粗茶淡饭,吃吃喝喝,倒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庄稼汉,有古铜色的皮肤,有强壮的腰板。吃饭的场地是随意的,但也是固定的。门外的槐树下就是饭场,石碾就是饭桌,砖头就是凳子,砖头找不到,两脚踩着脚后跟,交替着把布鞋脱下,也可以当座垫。边吃边说,吃吃说说,

每一顿的“饭话会”都开得热闹而有滋味。这时,当家的也最能把“当家的”面子撑起来,媳妇、孩子也最能配合。汤喝完了,不用支声,媳妇就回家去盛;馍吃完了,让孩子取,孩子就飞去飞回。

饭吃完了,话也唠得差不多了,就各回各家,各睡各觉。说是回去睡觉,但还没到睡的时候。月亮升正好,星星不多不少。远响蛙声一片,此起彼伏;近听蝉鸣一阵,你唱我和;眼前萤火一点,忽左忽右。偶尔飞过的一只夜鸟,搅动得空气幸福地颤抖。这时,家家户户的平房就成了睡觉的“凉床”。

平房虽然晒了一天,但在晚风的吹拂下,早已降低了温度。有的平房和邻居家连成一片,中间膝盖高的隔砖挡不住孩子们游戏的兴奋。在明亮的光线下,两家三五个大大小小的孩子,做得最多的是一种叫“指星星”游戏。一个孩子双手蒙住另一个孩子的眼,其他的孩子依次做着各种动作从他们面前走过。蒙眼的说,指星星的过去了,挑水的过去了,小兔子蹦过去了,翻跟头的过去了……然后问挑水的或指星星的或别的什么是谁,被蒙的人猜,没猜对继续,猜对换人。游戏有动有静,有对有错,百玩不厌。

月亮升高了,人们睡着了,蛙鸣更响了,夏夜更静了……

女孩,把优雅带进考场

◎ 胡章霖

有幸参加高考监考的我,异常激动,因为我可以陪伴寒窗12年的学子们在4堂考试中去总结和书写属于他们的人生重要时刻。我很乐意为他们服务,虽然全程佩戴口罩,我也总是面带微笑,满怀期待的去迎接每一个考生,丝毫不敢懈怠自己的职责,担心他们看出自己内心对高考的敬畏而严肃,最后让考生心生紧张。你是我服务的考生之一。

初见你,你是那么的与众不同。碎花连衣裙,配着银色高跟鞋,妆画得特别适宜,发髻舒适而自然,一个素雅的斜挎背包巧妙搭配,像画里走出的女孩,好美好清新!远远的我就开始用希望的眼神迎着你。女神一般的你,缓缓走到我的面前,我先人为主地以为你要安检进考场了,其实不然。

“纸!”“给我纸!”“嘿,给我点纸!”“我要用纸!”几大声呼唤,配着她不间断摇晃着的湿漉漉的滴水的手,把我从梦境一般的想象世界中硬拉回现实。相邻考场的检验员、监考老师和排队安检的考生不约而同地看向我们,不到一分钟,发生了什么。我瞬间尴尬,面红耳赤,懵懵的身体僵硬地转身走到讲台上给她拿了4张纸巾。不以为意的你,面不改色的你,嘴里嘟囔着:“反应太慢了,不知道提前看看我的手啊,都知道我的手是湿漉漉的,没有提前给我准备纸巾,还让我说几遍才去拿,影响了考试我的心情,你能补偿吗?”是啊,高考是每个家庭的殷切希望,是每个考生走向成功的战场,是没有硝烟的战争,是知识与智慧的较量,如果你的手湿打湿你的答题卡,与我而言真是罪过啊!我误不得,也就起!

在等待最后三名考生的空隙,我下意识地看了钟表,原来离本堂考试开始还有半个小时。我很“侥幸”,我没有耽误她的考试时间,可能也没有怎么影响到她的心情。然后,你第一次举手:“老师,旁边厕所的抽水声和流水声吵到我了,你们处理一下。”汇报给楼道监考,离考试开始还有10分钟时,学校关掉了厕所水源。接着,你第二次举手:“老师,后面的抽虫声吵得很,一会儿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答题!”再次请来楼道监考,老师细心地一把一把扫帚,一把一把拖把,最后在垃圾桶底部找到了小抽虫,用纸包好拿出考场,终于四周寂然无声。你顺心如意地开始答题了。

监考结束后,我不断地反思着自己的“业务水平”,我确实观察不够细致考虑不够周全,应该提前把纸巾分放两处(考场内和外),让有需要的同学非常方便的拿取,要有想他人之所想,急他人之所急的监考理念,还好没有因为我的不足,影响到你的发挥。而后,女孩,我也想给你一些建议:即便我只是一个监考员,但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,你可以不用“嘿”而是称呼我一声“老师”吗?即便我没有注意到你洗完手,自己的斜挎包里面没有装纸巾,让你的手“受委屈”,没有及时对你说你的需求吗?即便我晚了可以秒计算的时间给你纸巾,你可以不说“狠话”,而是用有感情的语言来描述你的考试焦虑吗?女孩,人与人相遇是缘分,我能参与你的人生重要时刻,是我的幸福。然而我只是你生命长河的一个过客,稍加尊重对待于我,既是对我的尊重,更能显示你自己的优雅。请记住,不仅要把你外的美丽的带进考场,也应该把内心的优雅带进考场!愿君考上如意的大学,做优雅的大学生!

“纸!”“给我纸!”“嘿,给我点纸!”“我要用纸!”几大声呼唤,配着她不间断摇晃着的湿漉漉的滴水的手,把我从梦境一般的想象世界中硬拉回现实。相邻考场的检验员、监考老师和排队安检的考生不约而同地看向我们,不到一分钟,发生了什么。我瞬间尴尬,面红耳赤,懵懵的身体僵硬地转身走到讲台上给她拿了4张纸巾。不以为意的你,面不改色的你,嘴里嘟囔着:“反应太慢了,不知道提前看看我的手啊,都知道我的手是湿漉漉的,没有提前给我准备纸巾,还让我说几遍才去拿,影响了考试我的心情,你能补偿吗?”是啊,高考是每个家庭的殷切希望,是每个考生走向成功的战场,是没有硝烟的战争,是知识与智慧的较量,如果你的手湿打湿你的答题卡,与我而言真是罪过啊!我误不得,也就起!

在等待最后三名考生的空隙,我下意识地看了钟表,原来离本堂考试开始还有半个小时。我很“侥幸”,我没有耽误她的考试时间,可能也没有怎么影响到她的心情。然后,你第一次举手:“老师,旁边厕所的抽水声和流水声吵到我了,你们处理一下。”汇报给楼道监考,离考试开始还有10分钟时,学校关掉了厕所水源。接着,你第二次举手:“老师,后面的抽虫声吵得很,一会儿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答题!”再次请来楼道监考,老师细心地一把一把扫帚,一把一把拖把,最后在垃圾桶底部找到了小抽虫,用纸包好拿出考场,终于四周寂然无声。你顺心如意地开始答题了。



三个人,高考后

◎ 邱素敏

那年,高考结束回到家里,老妈正坐在门口纳鞋底。她瞥我一眼,慢悠悠吐出一句话:“你没希望了!”我懵圈,啥没希望了。老妈说“高考啊。”

我顿时气结:通知还没下来,就说扫气话!真是隔门缝看人,把我看扁了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,老妈果真神机妙算——我以几分之差,龙门没越,被搁浅在沙滩上。老妈是根据我高考后的衣着,精神状态,平时表现,认真掐算出来的。

老妈说大哥高考回家,满身臭味,坐下来说着话,竟然睡着了。老妈翻看他带回来的衣服,衣领缝隙白花花一堆东西,细看竟然是虱子。老妈先惊后哭:“娃,这么多虱子不难受啊?”大哥说没觉得,整天打了鸡血似的浑身是劲。老妈据此断言:“下这么大劲,考不

上大学才怪!”

那年,大哥果真金榜题名,成了恢复高考后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

三年后,二哥也坐到了考场,考完回家,老妈竟然认不出他的帅儿子了。那个斯斯文文,白白净净,身上一点灰星都不能容忍的儿子,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像被围剿了几天几夜的土匪,老妈当即就心疼落泪了,断言:“家里又要那个帮我剃地的了。”

那年,二哥果真也金榜题名,有泥腿子变成了印把子。

我闻言挺不服气:大哥1978年参加高考时,学校还是用地下水呢,洗衣服自然不方便,生虱子冷冻疮司空见惯;二哥读书是在县城,那时日子好转,虽有自来水,可理发店非常少,土匪学生一抓一大把。等我高考,已是

90年代初,城市洗浴中心理发店如雨后天春笋,再要求我拥有大哥的虱子,二哥的匪相,可能吗?再说我一个女孩子,就是想那样,老师同学也不乐意呢。

母亲无语了,扔下一句“反正你没努力学习,想上大学,哪个不掉几斤肉,看看你,没瘦还胖了一圈,努力了能这样?”

轮到我哑口了。时代在发展,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道路,已不仅仅局限在当兵,高考。条条道路通罗马,我赶上了好时代,就业机会多了,我也想像表姐那样做个服装师,一把剪刀,成就千万爱美之心的欲望,自己不是读书好料,干嘛硬往独木桥上挤呢?

那年高考落榜后,我走进了城市。如今和考上大学的同学一样,享受着爱好和努力带给自己的别样幸福。

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,高考只是人生旅途一个车站,到底能走多远,有志者,目光永远盯着前方,而非小站。

鸣、荷塘蛙声,还有草间蝓虫扯着嗓子如吹口哨的“瞿一瞿一”声,它们像演奏一首小夜曲,叫声此起彼伏。一瞬间,我恍若梦回童年,在漫漫岁月的那头,我穿行在缤纷往事里。

在陕北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山崩沟壑间,夏日大河边,便是我们当年的“游乐场”,河水里摸鱼捉蝌蚪,看蝴蝶蜻蜓在花间嬉戏,我们把知了握于掌心,好奇得翻动它的羽翼,奇怪小小蝉儿咋叫声如喇叭。夏夜河边,无数的萤火虫星星点点,如精灵般点亮黑黢黢的夜晚,也映亮了年少的我们温柔的目光。

驰心骋怀间,无数盛夏光年的往事如电影般浮现脑海,如果说寒冷也是一种温暖,那盛夏也有一丝清凉,那就是珍藏于我们心海的陈年往事,那拈花惹草、望月神飞的似曾相识感,还有无数静谧的夏夜想起就让我们心湖涟漪如花的,都是关于盛夏的腐烂记忆。

蜓煽动着薄薄羽翼立于花间,恍若点亮眼睛的梦呓,我悠然神飞,如入九天瑶池般透过那绚丽朵儿,看到身着霓裳羽衣的仙子,衣袂飘飘得在花间翩跹起舞。

溪桥畔回廊上,藤本蔷薇开得艳丽璀璨,它们如这浓情夏日般热情奔放,花儿开得满藤满枝挨挨挤挤,美艳绝伦。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”,微风轻漾碧波,如水晶帘幕,花儿艳溢香浓,宛若景色秀丽的水晶宫。在浓密丛林间,我极喜爱冠大荫浓、树姿雄伟的香樟树和通体挺拔、清雅秀气的水杉,与它们两两相望,润目怡心,总让人遐思飞扬,也一扫炎夏之燥热。

漫步于夏日古意盎然的园林深处,翠竹萧萧,云烟舒卷,那满塘婷婷玉立的荷花,清雅芬芳,禅意空灵。偶尔还有蜻

绮丽夏日,流光旖旎

◎ 李仙云

夏日午后,徜徉在绿荫浓密的河岸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上。阳光慵懒得穿过葳蕤交错的枝叶,透过缝隙光影斑驳的照射下来,随着一阵清风摇曳,叶片沙沙作响,像风儿拨弄了枝叶的琴弦,奏出悦耳清音。

“绿树阴浓夏日长,楼台倒影入池塘。”目移光转,河岸杨柳依依,万千条丝绦在烈日下如一条条珠帘,微风过处,婀娜摇曳。飞檐翘角的凉亭和柳枝倒映水中,宛若景色秀丽的水晶宫。在浓密丛林间,我极喜爱冠大荫浓、树姿雄伟的香樟树和通体挺拔、清雅秀气的水杉,与它们两两相望,润目怡心,总让人遐思飞扬,也一扫炎夏之燥热。

漫步于夏日古意盎然的园林深处,翠竹萧萧,云烟舒卷,那满塘婷婷玉立的荷花,清雅芬芳,禅意空灵。偶尔还有蜻